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八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

王鴻緒奉

敕編撰

劉臺

馮景隆孫繼先

傅應禎

王用汲

張岳

吳中行

田一儒沈懋學

趙用賢

艾穆

沈思孝

朱鴻謨

李植

江東之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張居正柄國臺疾其專恣四年正月上疏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

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卽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惟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每聞諫官侵及之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卽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不得少留旣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夫拱擅則有矣逆未聞也旣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

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極
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
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何爲也
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
顧用之無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
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
西賊穢狼籍及驟躡銓衡唯諾若溥吏然每一官缺必請命
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
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爲瀚者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
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
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

如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
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
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
下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今者威福自己曰無朝廷祖宗
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
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乃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
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
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
駁奏章舉而劾之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
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
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

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
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旣噉之以
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齟齬而
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
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
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讐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
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
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
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鼂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
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
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窮

治無遺矣編修李維禎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卽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卽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惻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傳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於臣且

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
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
強諾猶不出視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
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
爲民而恨臺次骨計必殺之臺巡按時遼東巡撫張學顏殺
降冒功懼臺摘發日遣人伺其門會臺劾居正學顏偵之誤
謂劾已詣臺乞免臺憤然作色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學顏
初喜得無劾旣而大恨之及入爲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大
喜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
臺里中事應昌遂會巡撫周詠誣臺侵四千金宗載會巡按
御史鞠訊御史陳世寶比宗載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

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潯州未幾飲於戍主所歸而暴卒
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江東之訟臺冤劾宗載應昌詔復
臺官罷宗載應昌下所司廉問南京給事中馮景隆因言詠
與應昌共陷臺應昌已罷詠尚爲薊遼總督亦宜罷南京御
史孫繼先亦發學顏陷臺罪帝方庇學顏以景隆疏中并劾
李成梁學顏爲成梁訟繼先又並劾學顏成梁乃謫景隆薊
州判官繼先臨清州判官置學顏不問已而刑部奏言江西
巡撫曹大埜勘報前撫臣宗載以密帖示推官陳仲熎謝耀
誣奏伸爲辦裝資遣赴京皆有狀遼東巡撫李松勘報前按
臣應昌陰令參政張崇功副使周于德威脅證佐虛坐賊私
宗載等皆應以故入論奏上耀坐死宗載遠戍應昌詠伸除

名崇功于德降黜有差世寶先嘔血死給事中劉尚志追劾之奪其敕命學顏亦不安其位而去贈臺光祿少卿廕一子天啓初追諡毅思景隆浙江山陰人嘗訟趙世卿冤且請召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謫官後量移南陽推官繼先字肩甫孟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旣敗繼先請召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井及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又薦魏學曾宋纁張岳毛綱胡執禮王錫爵賈三近溫純曹科陳有年朱光宇趙參魯等諸人並獲進旣坐謫終南京吏部主事

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調知溧水萬曆三年徵授御

史張居正當國應禎其門生也有所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脩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方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如此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

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
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曠然除之民困旣
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已臣工無不
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
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
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
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已大怒調旨切責以其
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
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獄給
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蔭以聞三
人亦坐謫十一月用御史史孫繼先言召復官帝將幸昌平閱

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邊備甚悉優詔答之
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將行奏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
疾歸三年而卒贈本寺右少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
爲御史同忤居正得禍鄉人並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爲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橫市中會御
史按部至用汲言狀知府曰此何與諸生事用汲曰范希文
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矧鄉井之禍乃不關諸生耶知府有
慙色舉隆慶二年進士授淮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入爲戶
部員外郎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
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嫌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卽以
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

屬都御史陳烱劾應元規避遂除名用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烱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烱何不並劾之卽烱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後夤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烱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烱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臯又

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君之惡其罪猶小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拂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主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燄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矧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

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愬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口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極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方用汲之拜疏也尚書殷正茂召而責之曰斯事舉朝耐之爾何

獨乃爾用汲對曰唐之佛骨宋之和議舉朝可耐惟韓愈胡銓不能耐士固各有志也正茂默然用汲歸屏居郭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居正死起補刑部未上擢廣東僉事尋召爲尚寶卿進大理少卿會法司議胡橧龍宗武殺吳仕期獄傳以謫戍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橧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今僅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上欲用用汲言閣臣申時行等謂仕期自斃宜減等獄遂定尋遷順天府尹歷南京刑部尚書致仕用汲爲人剛正遇事敢爲自尹京後累遷皆在南以彊直故也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質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內府庫藏奏行釐弊八事已又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當講會時語言色笑變態多端一有爵尊善辨者參其間衆皆唯唯莫敢發又今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承慶等非庸卽狡曹司條例殺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意蓋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爲雲南參議再遷河南參政萬曆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會居正父喪謀奪情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